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獨立之路

●黃建龍／崑山科技大學民生應用學院助理教授、基進黨中常委

「爸爸正在旅途中，當我回來時，將帶給你們一份禮物。」

(*Tu padre está de viaje. Te llevará un regalo cuando vuelva*)

這是身為史學家同時也是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副主席渾克拉斯 (Oriol Junqueras)，在被中央罷黜通緝被捕囚禁時寫給他五歲的兒子的生日信件中的第一句話。

顯然禮物還沒有送到，包含 Oriol Junqueras 在內共有八名因為獨立事件而被罷黜的自治區官員被拘留，而被通緝之一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 (Carles Puigdemont) 則已協同部分官員逃往比利時。表訂的自治區大選將在12月21日舉辦，各方人馬正卯足全力爭取選民支持。

歷史的遺緒

雖然看似遙遠，但是要了解加泰隆尼亞為何會走上獨立之路，還是要先從歷史談起。

位在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首都巴塞隆納 (Barcelona) 的奧林匹克港旁，紅磚舊倉庫改建的「加泰隆尼亞歷史博物館」常設展的大廳寫著展覽的名稱「一個國家的記憶」從羅馬時期到工業革命、當代社會狀況，標記出一個鮮明的國民集體記憶，成為共有書寫的獨立國家歷史，企圖有別於西班牙王國。

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王國的分歧，要從中世紀開始說起，當時的伊比利半島中最大的勢力，是以南方為基地的「伊斯蘭王國」，另一較主要的是「卡斯提亞王國」(Reino de Castilla)，為了抵禦南方的入侵，亞拉岡王國 (Reino de Aragón) 與加泰隆尼亞一地的巴塞隆納伯國 (Comtat de Barcelona) 兩個獨立的王國，合組成「亞拉岡聯合王國」(Corona de Aragón)。但在1469年時，為了國土復興擊退伊比利半島上南方的阿拉伯王國，當時的亞拉岡的國王斐南多二世 (Fernando II) 與卡斯提亞的女王伊沙貝一世 (Isabel I la Católica) 聯姻，為史上所稱的「雙王時期」，伊沙貝一世成為當時全球最有權勢的女王。1492年西班牙人歷經八百年的「國土復興」終於攻下伊斯蘭王國阿拉伯人最後的堡壘格拉那達 (Granada)，完成伊比利半島的國土復興，同時間由伊沙貝支持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自此之後西班牙開始進入全盛的海上帝國時期，整個政權逐漸落在卡斯提亞王國手中。一直到1700年當時的西班牙卡洛斯二世 (Carlos II) 國王去世，由於

他沒有子女可繼位，因此他在遺囑中指定了他的姊姊與法蘭西波旁王朝的國王路易十四的次孫菲利普（Felipe de Anjou）繼承，這引起了卡洛斯二世原來所屬的哈布斯王朝的不滿，他們認為理應由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大公爵繼承，於是雙方各自結盟，爆發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年）。戰爭一開始，加泰隆尼亞選擇支持法蘭西波旁王朝，隨著戰爭的演進，其間因為奧地利哈布斯王國提出給予加泰隆尼亞更優惠的條件，因而轉向加入哈布斯王朝的陣營，戰爭末期隨著哈布斯與波旁雙方結盟國的局勢發展，大局已定，但巴塞隆納伯國卻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1714年9月11日，法國與西班牙聯軍攻陷巴塞隆納，西班牙的王位落入波旁王朝手中，菲利普繼位成為菲利普五世（Felipe V），押錯邊的加泰隆尼亞地區，成為繼位的菲利普五世的眼中釘，被取消了幾個世紀以來該地所享有的自治權，並禁止使用當地的加泰隆尼亞語，結下了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王國的恩怨。而當時攻陷首都巴塞隆納的9月11日，之後也成為加泰隆尼亞的「獨立民族日」，用記住屈辱的日子，作為重建歷史的起點。每年都有盛大的集會遊行，尤其是近五年來人數都是以百萬人計，規模越來越大。

十九世紀後，加泰隆尼亞沿海發展工業，巴塞隆納逐步成為西班牙的工業重鎮，隨著1873年後西班牙進入第一共和時期，加泰隆尼亞也慢慢地爭取到較多的自治權，直到1933年，加泰隆尼亞終於重新成立了自治政府。但好景不常，隨著1936年西班牙內戰的爆發，西班牙再次陷入戰爭中，其間加泰隆尼亞選擇與西班牙政府的共和軍站在一起，對抗與納粹法西斯同夥以佛朗哥為首的國民軍，不料1939年內戰結束，佛朗哥戰勝，西班牙進入威權的獨裁統治時期。加泰隆尼亞不僅再次被以報復式的手段剝奪自治的權力，當地的語言則再次被禁用，當地文化遭受極力的打壓，一直到1975年獨裁者過世，西班牙進入民主立憲之後，加泰隆尼亞語言才又恢復成為正式的官方語言，並回復其自治權。加泰隆尼亞從一個獨立的巴塞隆納伯國，一波三折，夾在大國間搖擺，換來統一者的報復，這樣的歷史經驗，強化了加泰隆尼亞人獨立的反叛因子。

經濟與政治的動因

2017年8月17日巴塞隆納發生震驚全球的恐怖攻擊事件，一輛廂型貨車自加泰隆尼亞廣場（Plaça de Catalunya）衝入知名的徒步區蘭布拉（La Rambla）大道，造成了十餘名各國觀光客的罹難。加泰隆尼亞廣場是巴塞隆納最重要的集會廣場，也是觀光往來重要的交通樞紐，這次的事件嚴重影響當地的觀光，對當時已焦頭爛額準備10月舉行獨立公投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無疑是更大的衝擊，對於當地發達的觀光產業更是當頭棒喝。

其實在事件之前，加泰隆尼亞當地的經濟狀況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一直持續低迷，從2009年底開始，一連串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引爆，從希臘、義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到西班牙（被戲稱為「歐豬五國」／PIIGS），2014年後加泰隆尼亞的國內生產總額（GDP）終於開始微幅回升（但低於全國上升的幅度），該自治區始終在最低迷時得不

到足夠的中央支援，這成為近五年來支持獨立而願意走出來的人越來越多的主因之一。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面積三萬兩千一百零八平方公里，比台灣略小一些，人口高達七百五十幾萬人，為西班牙全國第二，約占全西班牙總人口的16%，2016年的GDP為2236.29億歐元（ERUO），約占西班牙全國的20%（西班牙同期GDP為1,1138.51億歐元），當地的人均GDP也一向高於全國的平均值，位於地中海的巴塞隆納港口，一直是重要的進出口的金雞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一直以為自己對全國稅收有很大的貢獻，卻得不到相對合理的回饋（類似台灣中央的統籌分配款）。相對另一個強力主張「獨立」的北方自治區巴斯克（País Vasco），與另一個原為獨立王國的納瓦拉（Navarra）自治區，顯然加泰隆尼亞沒有獲得應有的財政自主權。話說巴斯克與納瓦拉都是由自治區負責所有稅收，再以一定比例繳交給西班牙中央政府，擁有較完整支配財務獨立的權力。歐債危機爆發前，2006年6月17日加泰隆尼亞曾舉辦過有關地方自治權擴張的公民投票，獲得高達73.9%的支持，但西班牙中央政府卻拖拖拉拉，不願意談判履行公投的結果。導致後來歐債危機爆發時，加泰隆尼亞認為自己被西班牙拖下水墊背，民意被迫幫忙背債的不滿快速累積，轉化為「不如來去」獨立的聲量越來越大，促成了2014年11月9日第一次的獨立諮詢性公投的結果——總投票率41.6%，贊成脫離西班牙獨立者80.7%，支持與西班牙組成聯邦者11.1%，而只有4.6%維持現狀留在西班牙。

2012年9月11日歐債期間的加泰隆尼亞民族日，超過一百五十萬的民眾上街，點燃了獨立運動近年來的高峰，隔（2013）年則是以民眾手牽手的方式組成四百公里長的人鏈，強力爭取加泰隆尼亞的獨立。

長期地方資源分配的落差，使新仇加舊恨，中央與地方雙方長年的不快，終於在2017年引爆獨立公投的最大衝突，雙方幾乎是撕破臉，完全無交集，甚至全無雙方坐下來談判的契機，一路衝撞到目前為止，戰場再回到全面改選。

進入激烈的獨立進程

2014年獨立諮詢性公投結束之後，2015年緊接著就是西班牙自治區的議會大選，由四個主張獨立偏左的政黨合組的「一起說是」（Junts pel Sí）¹贏得大選成為第一大黨獲得議會一百三十五席中的六十二席，並與擁有十席極左的人民團結候選人聯盟（CUP）聯手過半，取得自治區政權與議會的主導權。以追求獨立結盟的「一起說是」黨上台後，理所當然是以推動獨立為主要議程，2015年11月9日，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議會最後以七十二比六十三通過獨立決議，啟動十八個月的獨立進程，其間還包含簡單多數決的公投、制定法律、獨立財稅的規劃等。

依照獨立進程的規劃，西班牙媒體稱「1-O」的獨立公投如期在10月1日舉辦，但先前西班牙馬德里中央當局即動用了所有的手段，全力阻止公投的舉辦，法律上宣布其公投無效。另外，針對公務人員系統祭出「不得」參與的警告，並下令所屬的所有學校、

機關不得作為投票場所，國家統計局（INE）拒絕提供合法投票人資料，更下手讓所有西班牙與歐洲廠商不敢投標製作獨立公投的投票箱，最後竟是加泰隆尼亞當局透過網路向中國廠商下單購買，而印製選票的過程更是保密並如捉迷藏一樣四處藏匿選票；支持獨立的自治區政府一方，除了以簡單多數決對應之外，其間西班牙全球知名巴塞隆納的職業足球隊，更公開發文力挺民主自決的公投，9月11日的加泰隆尼亞民族日更大量動員百萬群眾上街力挺，當地部分公務員亦公開表態，反制馬德里中央的說法，大學校園更以罷課抗議西班牙中央政府對公投的打壓，雙方劍拔弩張關係緊張。到了投票當天一早，中央政府派出搭乘遊輪抵達的軍憲衛兵與國家警察，大軍壓境從巴塞隆納港登陸，直驅各個投票所，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當局也早就做好被砸場的準備，大批志願工作人員前一晚就睡在投票所內，門外甚至有民眾開來的大型耕耘機擋住門口，印製好的選票則分散藏到許多加泰隆尼亞平民的家中，避免被中央政府一舉突破沒收。上午九點投票時間一到，已經有近半數的投票所遭到襲擊，投票受阻，此外網路、通訊投票也全部被中斷，許多投票所外民眾與地方警察、消防隊員合力維持現場秩序，抵擋來自馬德里中央的軍憲衛兵與國家警察。兩個小時過後，加泰隆尼亞當局宣布有四分之三的投票所已經回復正常，可以前往投票，這一波的衝突，中央的軍憲衛兵與國家警察以優勢裝備「對戰」民眾，造成了八百多人受傷，無數的衝突畫面被傳送出來，這也是西班牙在民主化之後，國家警察第一次介入自治區事務，引發全球各界的一陣譁然，媒體高度關注。

在強力的鎮壓關閉近三分之一的投票所，影響六十七萬人投票，加上全面干擾中斷網路通訊投票，恐怕有近百萬人投票受阻，但當晚還是開出高於2014年公投的投票率，約42%的投票率，最終投票結果五百三十萬合法選民中，有兩百二十六萬二千四百二十四人出門投票，有高達90.9%的加泰隆尼亞選民支持獨立，7.8%的選民反對，還有0.89%的廢票、2.03%的空白票。馬德里中央政府號稱執行公權力，直接以阻擋投票發生衝突的結果，反而助長了支持獨立的選票數並衝高了投票率，讓原來立場搖擺，且不熱衷出門投票的民眾，因反制中央政府的暴行，出門投下支持獨立的選票。

接下來，就是官方通過議會正式宣告獨立了，但因為先前中央採取激烈的手段，讓原本應該在四十八小時內依據公民投票結果宣布獨立的程序暫緩了下來，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宣布暫緩兩週，希望與中央進行談判，但中央卻公開叫陣，要求先放棄違法獨立公投結果再來談，檯面下，部分國會眾議員、巴斯克地區主席私下奔走，希望看守少數執政的人民黨（PP）總理拉霍伊（Mariano Rajoy）能夠與加泰隆尼亞的獨派領袖談談，同時協調國會不要動用《憲法》155條，但雙方各有不同的政治盤算，數週後最終仍然破局。普伊格蒙特面對包圍議會的群眾，加上「一起說是」黨內不同組成政黨內成員意見出現分歧，而執政的人民黨（PP）經過兩次改選，雖然是相對多數，仍苦於無法取得過半的結盟，乃利用這次的事件鼓動國內的民族情緒，並展現執政者的魄力，希望換來下次選舉多數選民的青睞可以取得過半的成績。不管哪一方，獨立的議題顯然對於部分掌權者是政治籌碼的一部分，這段時間之內雙方展開場外的攻防，首先是

大批民眾上街反對加泰隆尼亞脫離西班牙獨立，不應該說話的西班牙國王費利浦六世（Felipe VI），也公開喊話反對加泰隆尼亞獨立，而更慘的是大量的企業出走，西班牙第五大、加泰隆尼亞地區第二大銀行薩瓦德爾（Sabadell）銀行則宣布將總部撤離巴塞隆納，緊接著西班牙第三大，加泰隆尼亞地區最大的凱克薩銀行（CaixaBank），也宣布將總部註冊地遷離加泰隆尼亞，一連串將近一千一百多家的企業在通過獨立公投後，紛紛將總部遷離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這對加泰隆尼亞帶來無法承受的打擊。另一方面，馬德里中央則祭出司法制裁，起訴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內主導獨立公投的官員，雙方鬥法一路拖到10月27日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議會再也抵擋不了抗議的聲浪，投票通過獨立宣告與宣布脫離西班牙獨立。同時馬德里首都的中央國會立即火速通過動用《憲法》第155條，除了解散自治區政府，接管財政權，還宣布五十七天後（最短時間）於12月21日進行全面改選，檢察官全面啟動以叛亂罪、甚至貪污罪為由，對自治區主席、議長…等獨派人士進行偵訊、搜索與收押的行動。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為躲避逮捕行動，離開西班牙前往比利時，11月初，各個獨派政黨也紛紛表示，將投入之後的改選，誓言要再拿回政權。

西班牙憲法的爭議

依據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議會通過的十八個月「獨立進程」，公投通過採行簡單多數決，公民投票通過後取得民眾授權四十八小時內宣布獨立，接著將進入建國與制憲的階段。西班牙中央政府，在選前或選後一再的表示獨立公投行為完全「非法」，但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則全然不予理會，到底非法的癥結在哪裡？

西班牙中央政府認為，依據西班牙《憲法》（Constitución Española）第2條，明訂國家完整性，為所有族群所共有，不可分離。另外，有關「國家領土與組織」自第143條起到158條止，明定各自治區政府的權力（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他們執法的權力是依據法令所賦予的，且為強調其執法的正當性，甚至不惜引用《憲法》第155條，當自治區政府不履行《憲法》時，國家可強行介入。

但是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加泰隆尼亞是依據聯合國兩公約進行「民族自決」的獨立公投，也就是加泰隆尼亞身為一個有獨立歷史、語言與文化的民族（Nation），他們有權力進行民族自決。但是在西班牙的《憲法》中卻標示「西班牙民族」（la Nación española）指包含所有的「民族（族群）」（nacionalidades），這讓幾個長期追求獨立的西班牙自治區相當感冒，也間接否決了各地以民族自決作為公投手段的可能性，不過加泰隆尼亞是第一個直接以公投衝撞、質疑西班牙這種「大一統」《憲法》的自治區。

回顧西班牙《憲法》的制定是在獨裁者佛朗哥去世之後，1978年所頒布君主立憲的民主憲法，當時的背景是在專制獨裁者去世，為全面進行轉型正義除垢的狀態下制定的《憲法》，乃是為了避免原本強力反佛朗哥的少數不同民族（如巴斯克）動亂，讓尚未

成型的民主國家增添變數。於是涉及自治區權限、西班牙民族這類相對保守的憲法法條則被保留在《憲法》中，但大家都有默契不去觸碰。尤其是《憲法》第155條規定國家被允許介入自治區的法條，在這一次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後，許多議員醞釀希望進行修憲，提高自治區政府的權限，但對於自治區的獨立公投，態度卻是傾向保守，甚至還有議員提出有關自治區的獨立必須透過全國民眾公投決定這樣的修憲方向。

西班牙右派的總理拉霍伊表示：「我們只是依據法律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馬德里中央政府，從一開始就鎖定這是一個違憲的問題，無關民族自決，西班牙的《國家報》（El País）在投票當天的社論中寫道「這已經不是法律問題了，這是政治」。這當然是政治，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主席普伊格蒙特在投票結果出來的同時，對外宣布「我們已經取得人民的授權」，接下來就要進行獨立的工作了。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選舉

2015年的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選舉的結果，由左獨的政黨所組成「一起說是」贏得大選，極左的人民團結候選人聯盟組成執政聯盟。而此次馬德里中央宣布解散自治區議會後，按照法律規定最短公告的時間是五十七天，將在2017年12月21日進行全面改選。各政黨也立即宣布投入選舉，包含人在比利時普伊格蒙特，選舉的結果勢必將決定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未來將採取怎樣的獨立手段，究竟是更為激烈或者相對保守？由以下各項數據看來，對於爭取自治區獨立似乎仍然占上風。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先前曾針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政黨進行了獨立認同光譜的分析（如圖1），以百分比來分配，扣除未表態的2%，全部政黨總和的統獨比例，分別是傾向獨立者有44%（圖中往左側者），中立的則有46%，而認同以西班牙為宗的只有8%（圖中往右側者），顯然傾向獨派的光譜仍然是占多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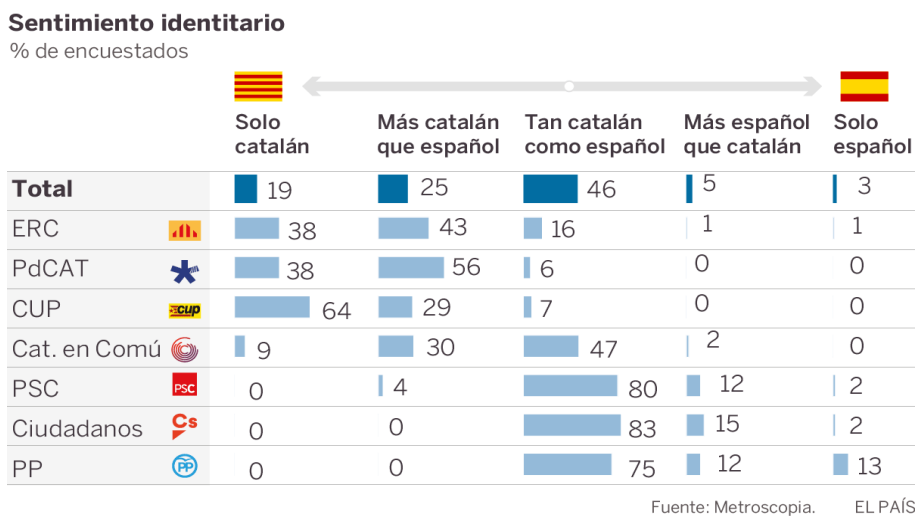


圖 1、西班牙《國家報》2017年10月調查政黨認同光譜的統計表

2017年12月4日，《國家報》公布選前11月23日到27日間，依據不同自治區比例進行了三千人有效的投票傾向調查問卷結果（如圖2），獨立公投後加泰隆尼亞共和左翼（ERC）宣布退出一起說是政黨獨立參選，從民調的結果可見，原來的執政團隊預估所獲的席次分別是「一起說是」聯盟約有二十五至二十六席，加上加泰隆尼亞共和左翼三十二席，少於2015年上次的六十二席，另外聯合執政的人民團結候選人聯盟（CUP）則為九席，較上次少一席，原來過半七十二席的左獨執政團隊，按民調結果將獲得六十六至六十七席，可能剛好過半。如果以獨立的認同光譜來看，立場傾向於西班牙的三個政黨：人民黨（PP）、加泰隆尼亞社會黨（PSC）及公民黨（Ciudadanos）合計僅有五十九至六十席。整體來說政黨傾向，仍然是以支持獨立者為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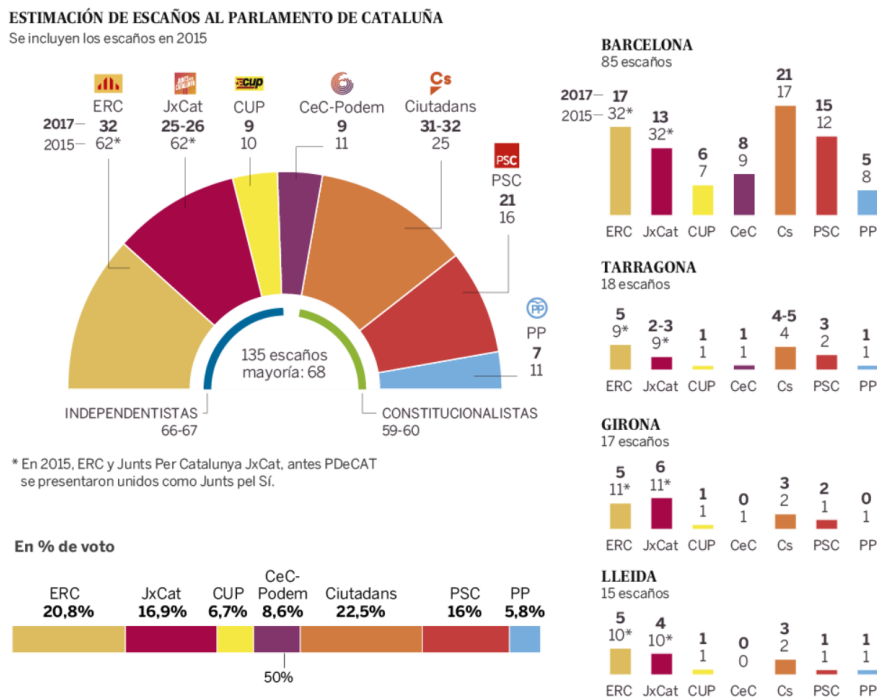


圖 2、西班牙《國家報》2017年12月4日公民投票民調結果

國家（State）打造與國族（Nation）打造²

公投不代表投完就獨立成功了，它的重要意義是傳遞人民的決志，對外、對內都是，不論加泰隆尼亞公投的最後結果如何，因為馬德里中央政府的強力介入，反而助長了支持獨立的加泰隆尼亞人的決心。10月3日之後，當地再度掀起近百萬人的抗議及總罷工活動，加泰隆尼亞已走上「已獨不回」的道路上，但形式與期程如何一切仍在發生當中，打造一個國家本來就不是三五年的事情。

很多人提到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與台灣的對比，事實上，加泰隆尼亞是公投「脫離西班牙」成為獨立國家，西班牙是存在事實管轄該自治區的國家政體，因此當前的加泰隆尼亞沒有完全自主的財稅系統、軍事武力、憲政法治…等狀況，但台灣顯然完全不同，台灣要脫離的是寄宿在台灣身上的中華民國惡靈，這似乎不僅是公投可以解決的，當然透過公投是一個集體意志的展現，但台灣還需要進一步身心靈的清洗，才可能邁向獨立的正常國家。

此外，加泰隆尼亞在通過獨立公投之後，許多企業陸續將總部遷離加泰隆尼亞，經濟的陣痛是已發展國家走向獨立必然的衝擊，這與之前魁北克舉行獨立公投受到經濟議題衝擊是極為類似的，脫離民主國家獨立，必然對多數以「拚經濟」為導向的中產階級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相對台灣，中國對台灣經濟、社會無所不在的「白蟻政策」，顯然台灣社會內部有很多人不用談獨立，自然就會往中國靠攏鎖進中國，經濟因素會是類似的已開發國家走向獨立的過程中難以迴避的一項重要課題，這些都是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過程課題。

另一個課題則是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認同，加泰隆尼亞從佛朗哥獨裁政權時期，實施計劃性人口遷移的政策，主要是希望讓這些可能獨立的「叛亂」地區的族群、語言等系統逐漸消失，並削弱加泰隆尼亞等地區的國族認同、文化認同。這部分可以從公投之前支持獨立的民調數字，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公投前的民調支持獨立的約是40%，而主張留在西班牙王國的則是46%，顯然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是略為高一點的。但是2010年歐債危機發生後，因為經濟的議題轉而讓加泰隆尼亞爭取獨立的議題重新被提出，到處瀰漫著一種「既然如此，不如獨立」的社會氛圍，這並非完全建構在國族想像之上的獨立行動。潛藏在加泰隆尼亞人心中的國族認同因子，並未完全消失，從當地語言的使用，西班牙民主化之後成為自治區，同時積極透過當地教育進行長期的認同重構，當地廣播、公共場所的標示、路標，幾乎都是以加泰隆尼亞語為主。

還有一部分是實踐轉型正義的結果，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國會正式通過《歷史記憶法》（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終結了西班牙內戰到獨裁政權之間的歷史爭議，對於長期受壓迫的不同族群而言，明確地將佛朗哥政權定義為非法的獨裁政權，彷彿有一顆壓在心上的大石頭被取了下來，尤其是因為內戰期間反抗佛朗哥而遭到報復的加泰隆尼亞、巴斯克等族群來說，這其實也一定程度地間接助長了支持獨立者的聲量。

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進程，是一個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過程，他們必須解決相關的法治、經濟與稅收…等等實質上的課題。這些課題從11月份經濟數字因為推動獨立公投出現變動衰退之後，許多中產階級的民眾開始搖擺了，導致獨立運動似乎有轉進為政治談判的傾向，也有可能退回成為先前爭取更多自治權的議會路線，先透過獨立稅收的爭取，掌握財稅的獨立，降低經濟的衝擊，再回頭來進行獨立的進程。顯然，國家打造對加泰隆尼亞建國而言，本來就不是一件輕易的事，絕非三五年內即可促成，但對

加泰隆尼亞而言，已獨不回漸行漸遠的路已經開啟，欲再回頭恐怕很難了，只是時間要多久才可以達成獨立的目標？應該沒有人有把握。

我們因此可以說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過程所面臨的是「缺乏國家打造的國族」問題（Nation without state-building），他們有強烈的國族（nation）認同，但獨缺一個國家（state）的形體，反觀台灣的情況卻是完全相反。台灣看似有一個國家應有的所有形式，從政府、貨幣、財稅…等獨立主權國家應有的樣子，台灣全都有，但是卻缺乏了一個國族—共同的歷史與國族記憶的建構。

加泰隆尼亞與台灣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法國的史學大師Pierre Nora在他的《追尋法蘭西》（*Recherches de La France*）一書中談到國族的記憶正是最貼切的寫照：

「在一個能夠記憶起自己最初來源的民族和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之間可能存在着本質的區別。沒有記憶的國家總是在密謀分裂，而有記憶的民族在慶祝他們的凝聚力。一個是將最近的事情根植於遠古的記憶；而另一個為了證實目前的一切，會從締造者最初的承諾中尋求永恆未來的成就。」

台灣，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正是缺乏國族認同打造，當然國家的打造也有些許問題，而加泰隆尼亞是一個有記憶的民族，缺乏的是一個國家形體的打造，但他們有著更勝台灣的凝聚力，顯然兩者在追求獨立的路上有著全然不同的路要走。

【註釋】

1. 四個政黨分別是加泰隆尼亞民主統一黨（CDC）、加泰隆尼亞共和左翼（ERC）、加泰隆尼亞民主黨（DC）及左翼運動黨（MES）。
2. 新一，〈台灣「國家失敗」的探問與求解〉，《極光電子報》，第373期，2013年10月15日，<<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5787074.html>>。◆